

迟子建文集

1

原野上的羊群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167979

1247.5

3711

迟子建文集 1

原野上的羊群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京电力大 00201814

原野上的羊群/迟子建文集 1

作 者：迟子建

责任编辑：汪修荣 孙金荣

责任校对：唐 云

责任监制：江伟明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江苏丹阳教育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插页 8 印张 50.25

字数:1,060,000 199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30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1101-8/I·1030

定 价：65.00元(共四册,塑封装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自序

一九八四年春天，大兴安岭的风开始显出温情时，我开始了《北极村童话》的写作。那一年我二十岁，再有三个月即将从大兴安岭师专毕业。在此之前，我曾写过几篇胡编滥造的小说，它们无疑全部失败了。北极村是我的出生地，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。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，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。我记得那里的房屋的格局、云霞四时的变化、菜园的景致和从村旁静静流过的黑龙江。记得姥爷、姥姥、小舅和二姨，记得终日守护着院子的一条名叫“傻子”的狗，记得一位生了痴呆儿的喜欢穿长裙子的苏联老太太……于是我在写《北极村童话》时充满了怀想，完全没有感觉是在写小说，而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如饥似渴地追忆那种短暂的梦幻般的童年生活。当我写完它时，对它充满了信心。毕业回到家乡当山村教师，我又对它做了局部修改，然后投给两家刊物，均被退回，说它太“散文化”。我自己对它几乎失去了信心。一九八五年，省作协在萧红故居呼兰县办了一期小说创作班，我去参加

了一段时间，其间《人民文学》编辑朱伟来讲课，在他离开呼兰的前两个小时，我忐忑不安地将《北极村童话》交给他，让他给看看，这像不像小说？朱伟当时正在会议室休息，他说马上要走，他只能翻翻。我很失望地回到房间，想他也许连翻也不会翻一下。在他即将出发前，他找到我，未等我问他如何，朱伟说，这篇小说不错，为什么不早些寄给《人民文学》？朱伟带走了《北极村童话》，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一九八六年第二期上。我一直认为它是我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，所以放在此卷卷首。

《炉火依然》和《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》是另一种风格的作品。写后一篇时我在哈尔滨已有一间自己的小屋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听音乐翻画册。这是我唯一一部涉及战争题材的作品。战争对于我来讲已是另一番生活了，我是在音乐和美丽的图画中捕捉战争的神经的。读者看到这个标题肯定想不到它是写战争的，这便是我对和平理解的胜利了。

《岸上的美奴》和《原野上的羊群》是我新近发表的两部中篇，前者发表在《钟山》上，我更看重它。然而它的运气远远不及后者，《原野上的羊群》被多家选刊转载，并且有不少读者来信说喜欢它。这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最爱的往往夹带了浓浓的个人色彩，它很难与大片的读者达成和谐与沟通。但这样的作品仍然是值得我个人珍重的，因而毫不犹豫地筛选中篇时圈上了它。也许是因为它篇首的那句题记让我难以割舍吧——给温暖和爱意。

1996年11月

目 录

北极村童话·····	1
炉火依然·····	43
遥渡相思·····	96
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·····	146
洋铁铺叮当响·····	185
原野上的羊群·····	236
岸上的美奴·····	291
日落碗窑·····	346

北极村童话

假如没有真纯，就没有童年。假如没有童年，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。

这是发生在十多年前、发生在七八岁柳芽般年龄的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—

大轮船拉笛了。起锚了。船身在慢吞吞地动了。

妈妈走了，还有姐姐和弟弟。我真想哭。妈妈真狠，把我一人留在这了。瞧她站在甲板上向我招手，还不时抬起胳膊蹭眼睛。她哭了。

留下我，刚走，就想了？真好玩。我不愿意看她，更不想跟她招手，让她走吧。

狠心的妈妈，我恨你！

记得有一次，妈妈边刷洗毛主席石膏像，边跟邻居王姨唠嗑。我只不过说一句：“妈妈，给毛主席洗澡，怎么不打香胰子？”回答我的是一个火辣辣的嘴巴：“看我不把你送姥姥家！”

还有一次，我听收音机，乱调一气。猛然，收到了一个很好听的曲子。我听迷了，妈妈和爸爸也都听迷了。后来，里面传出了：“莫斯科广播电台，这次……”，吓得妈妈啪地关了它，并飞速地拧了调谐钮，冲我道：“乱插！就该把你扔到姥姥家，总也别回来！”

于是，甩下了我这个淘气的、爱说的、不听妈妈话的孩子。好了，现在什么都可以说了。姥姥家里有大空房子，你可以说个痛快了。

船更远了。渐渐地，在我的眼里，它变成了一条小蝌蚪，在奔腾的江里跳着。

一手攥着石子，一手挥舞着柳条棍，在沙滩上玩了一会儿，我又想哭了。鬼知道，我为什么要哭。我使劲抽了一下鼻涕，仰头望着天。

天上缀满了云，雪白雪白的。它们有的像兔子蜷在那睡觉，有的像猫在捕捉老鼠，还有的像狗、像鱼。它们自由自在地游着、飘着。天真大！它能容得下那么多的云。云多好啊，它可以睡觉，可以奔跑，可以俯身看到树木花鸟，可以仰头望见星星月亮。对了，听爸爸说，云还可以化作雨、变成雪呢！

天热极了。嗓子要冒烟了。姥姥抹够了眼泪，在喊我了。

姥姥是小脚，一走一摇，像是扭秧歌。我不愿意和她一起走，便挣开她的手，向前跑。跑累了，再停下来。看着姥姥走路的那副样子，我忍不住喊：“鸭子、鸭子快快走，踉悠踉悠上高楼。高楼有个松树塔，一咬一半拉。”

这话可把她气坏了，她边追边喘着，喊着：“骂姥姥，天打五雷轰！”我便又跑，摇晃着柳条棍，东捅捅，西戳戳，好不快活。

糟糕死了，我把蜂子窝给捅了。一个个小黑绒球向我扑来、压来。立刻，嘴肿了，脖子上，屁股上，都火辣辣的痛。

姥姥赶来了，急得直掉泪：“看看，当妈的刚走，闺女在这就……咳！”见我哭得凶，她就吓唬我说，“快起来，要不天兵天将该来了。收拾了你，姥可不管。”

我害怕，抹干眼泪站起来，顺从地趴在姥姥背上。

一颠一颠地，走啊走啊。我累了，渐渐地睡了。等我睁开眼，迷茫中，我就看见了姥姥家的大木刻楞房子。

二

大木刻楞房子是新盖的，房梁上还拴着红布。姥姥说，那样可以避邪。房子大，进门是厨房，东西各一间屋。西屋门帘上钩着花，炕上有一床猩红色的缎子被，南窗下摆着一张黑漆桌子，上面放着镜子、香粉和雪花膏瓶。这是小姨的住处。我和姥姥住东屋。屋里一溜大炕。炕上油着蓝漆，光滑滑的。躺上去，忍不住要打几个滚。

晚间，我和姥姥睡一个被窝。她给我讲故事，净是鬼

和神，可有意思呢！我爱听，听完了又害怕，便把身子缩在姥姥的胳膊窝下，死死地抓住她的肩膀。

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喜欢过晚上。左邻右舍的人挤在厨房里，卷着烟，呷着茶，天南海北地聊，我可以支着下巴听个够。

白天的日子就不一样了。姥爷打完更，喝了酒就去菜园；姥姥白天总不着闲，剥鸡食，采猪菜；小舅白天上学，学校离家路远，中午不回来；小姨到队里干活，中午回来，吃了饭就躺在炕上睡。我多么恨白天啊，恨这夏天的白天！

白天太长了，太热了，太让人气闷了。我想念家乡的伙伴。那时，多好啊。有一次，我们好几个人去偷母娘娘家的黄瓜。这个臭婆娘，坏着呢。人家的小鸡进了她家园子，就用石头给砸死，褪了毛，扔进油锅。她家的黄瓜刚做钮，黄花还没落呢。我们一人装一兜，跑到小树林，吃个精光，然后再返回去，看母娘娘骂仗：“哪个杂种，偷吃了你姑奶奶的黄瓜，让他不得好死！是男的，吃饭噎死；是女的，生孩子憋死！”

她跺着脚，叉着腰，唾沫星子四溅。

可这里呢？整个一条街，只有三个小孩：兰兰、小宝和我。

兰兰跟我同岁，长得比我好看多了：大眼睛，小嘴巴，就连那薄嘴唇，也是红鲜鲜的。她家穷，孩子多，妈妈常年有病。她总要在家看弟弟和妹妹，很少出来找我。到她家，她妈又不高兴，指鸡骂狗的，说我招她偷懒了。

小宝是李奶奶四十岁时得的独苗。娇得了不得，六七岁了，撒尿还得用人把，动不动就像小姑娘一样哭。李奶

奶不让他出来，怕他跌跟斗摔了腿，又怕他不小心跌进井里。

他们都不出来，我就一个人玩，到菜园里捉蚂蚱、蝈蝈，把大个的留下来，装到小舅给我编的笼里，塞进倭瓜花给它吃。看腻了，就到房后去做泥人。

姥姥家房后有个小洼兜，一下雨便淤好多水，水泡得边缘的土粘粘的。我把它和面似的揉一堆，我每天可以做好几个泥人。我偷偷用姥爷的小木盒里的西瓜子，给泥人当眼睛；又把小姨的胭脂膏子，悄悄抹在了小泥人的嘴巴上。

听姥姥说，大舅那年回家，带回好几个大西瓜。吃完后，姥爷就把子拾起来，装到那个盒子里。他平常从不动它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却逢人就要打开说：“这是大儿抱回的西瓜，吐的子呢！”等到别人连连点头，啧啧夸赞，他才满足地小心翼翼地放好。那样子，就跟他喝酒时，慢慢地端起盅，轻轻地抿，生怕弄洒、喝漏了一样。

就在西瓜子少得不能再少的这一天，他说着说着话，冲我喊：“灯子！听见了吗？灯子！把那个瓜子盒拿来。”

我吓得打了个干噎，憋了好半天，直着眼说不出话。姥姥捶我的背，才顺过一口气来，委屈得我哇地一声哭起来。

“老丧门星！灌够了猫尿，”姥姥咬牙切齿地骂着，“高音喇叭似的，吓死人！”

我就势倒在姥姥怀里，故意大声嚎哭。

姥爷没趣，晃着身子站起来，对人家说：“不看了，不看了。看也没用，没用哇。”他从姥姥怀中把我接过去，慢吞吞地走到菜园。

这是他第一次抱我啊。

三

暖洋洋的太阳，照得菜园泛着一层青光。柿子已经拉红丝了。

他把我放在地上，弯腰摘了个半青半红的，放在我手里。他以为我真的吓着了，摸着我的头发，说：“灯子好，姥爷再不大声说话了。吃吧，等到大秋，红透了，都留给你。”

我茫然点点头，赶忙咬了一口。恰巧咬到青的那半上，涩得我直想吐，但最后还是把它吞了。

姥爷不知怎么了，这几天话特别多。小舅说他想大舅了，大舅已经三年没回来了。

“爱吃西瓜吗？”他问我。

我慌忙点点头，想想不对，又赶忙摇摇头。他并没在意，只管说：“你大舅那次回来，就带回了大西瓜。红瓤的黄瓤的都有。吃起来沙凌凌、甜丝丝的。”他醉了似的，眯着眼，惬意地有节奏地拍着腿。

“东头的老苏联，见过吗？”

“谁？”自从住到姥姥家，我还不曾到东头去过。

“咳，说这些做啥。不说了。”

他扔下我，竟自蹒跚着走了。

气得我把嘴巴噘到鼻孔上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跑到房后，把小泥人身上的西瓜子都抠出来，用淤水洗好，放到衣襟上搓干净，一粒一粒地

摆在小木板上。

谢天谢地！姥爷几天不看盒子，也没有人到房后去。西瓜子不知不觉地干了。趁没人时，我把它们送了回去。

西瓜子的事总算平息了。姥爷又闭紧了嘴巴，不说一句话，阴着脸，闷闷地喝酒。

太无聊了。天气又闷又热，像捂在蒸笼里，除小姨外，其他人都蔫了似的。

小姨好高兴。她吃了饭，就梳那又光又黑的大辫子，往脸蛋上扑粉。打扮好了，就前后左右地照镜子。也不告诉家里人，就偷偷地溜了。小舅告诉我，小姨去找开拖拉机的张舅舅。

天旱了。小泥人被晒裂了身子，烫掉了胳膊；老母猪趴在圈里，一声不响地晒大肚皮，小鸡小鸭都猫到荫凉处。

尤其是傻子狗，晒得更可怜！

姥姥家的门前用铁链子拴着一只狗。它的毛黄黄的、茸茸的、长长的，风一吹，泛着金灿灿的光。它的个头大，腿又粗又壮，一跑起来，抖着满身毛，威风凛凛的。这样一条好狗，却被唤作“傻子”。

傻子可厉害呢。姥姥说，有一次，它把看地的大爷咬得腿肚子直窜血，因此被揍了个半死，尾巴上的毛也被剪掉了许多，拿去给人家敷伤口。从那以后，它的脖子套上了锁链。

我怕这条狗，不敢接近它。只是远远地站着看。姥姥说，狗是不咬自家人的。可我还是怕，总觉得它的眼睛像冒着火。

天这么热，它也没精打采地趴在柞木障子下，长伸着

舌头，呼呼直喘气。我试探着端盆凉水，慢慢地蹭近它。它似乎有要站起来的意思，可只是身子动了动，却没能成功。我把盆放到它旁边，轻轻地蹲下，胆突突地抚摸着它的毛。它得意了，仰着身，斜伸着腿，微闭着眼，缩着头。我便又使劲搓它，搔它，捶它。

它终于被我征服了！我有了新的伙伴。

四

新伙伴跟我是友好的。每天吃饭，姥姥都要蒸暄腾腾的馒头。吃饱了，我也要再拿一半，捏在手里，装作往嘴里塞着向外走，姥姥总要说：“吃多少拿多少，糟踏粮食可伤天害理哪。”我就说：“我还没吃饱哪。”不管她怎样唠叨，就倏地跑出屋门，来到大门口。

傻子一见我，一骨碌挺身起来，斜伸着前腿，探着脑袋，狠劲晃着尾巴。我坐在地上，它立刻趴下，把前爪搭在我腿上。我把馒头塞进它嘴里，看着它大嚼大咽，心里禁不住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和胜利感：傻子是我的！

晚饭后，屋里传出了洗碗的叮当声。姥爷叼着旱烟又蹲到菜园去了；小舅编笼子，好到大江去捕鱼；姥姥拎着猪食桶，一出门就嘎嘎地叫着；我的任务是圈鸡。到仓库的袋子里抓一把小米，把它撒在纸箱里，小鸡就傻乎乎地跳进去，唧唧唧地点头啄着吃。遇到调皮的，站在纸箱边，探头探脑，我就得把它扑下去，蒙上纱布，把纸箱端到大厨房的南墙根。

做完这件事，我可以抱着傻子看天。傍晚的西边天才

好看呢！

太阳沉下山了。天边飞着晚霞，深一块，浅一块的。它们有的大红，有的粉红，有的则金黄。那大红的像炉膛的火，粉红的像小猫的舌头，金黄的像大公鸡的尾巴。它们深的颜色变浅了，浅的更淡了，星星就眨着眼跳出来了。星星一跳出来，邻居家的猴姥就大着嗓门来聊天了。

猴姥讲故事最有一套。讲鬼神时，不是眯着眼乱哼哼，就是张着大嘴，捶胸顿足。这样，她常常要把烟头掉在裤子上。好在她的裤子脏得很厉害，铁皮似的，所以也不会烧出眼。

厨房里弥漫着呛人的黄烟味、汗泥味。我听累了，听烦了，就出来透口气。

夏天的夜晚凉爽极了。青蛙在江边不时地呱呱着。满天星星密布，空气真新鲜。傻子知道我出来了，就唔唔地叫着。我跑上去，搔它。

“傻子，你看，天上哪颗星星最亮？”我扳住它的脑袋，让它望天。它乖乖地仰着头。

我又问，“傻子，你看哪颗星星像我？”它只管晃了一下身子。“大笨蛋！真是‘傻子’！”我骂它，按它倒下，自己忍不住咯咯地笑。

“黑更半夜，在外面笑什么？快进来。”姥姥倚着门框喊我，我赶忙撒腿往回跑。回到屋里，猴姥那颠三倒四的故事快讲完了，我跳上炕去铺被，待我磨磨蹭蹭地做完，猴姥的大脚片子已经响在院中了。

姥姥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口，闩上门，拉上窗帘，洗过脚，我们便上炕了。

我睡不着了。我在想姥爷，想那天他到大菜园里对我讲的话。我越想越奇，忍不住推醒姥姥，问她：“‘老苏联’是谁？”

“东头的。”

“是站在窗前就能望见的，那个种了好多毛嗑的人家吗？”

“嗯。快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”

姥姥是要早起，姥爷打更回来，才早上五点多钟，她就要做好了饭。我不再问她，等她睡熟了，我从她怀里挣出来，拱出被窝，痛快的大喘了几口。我在想，东头那个大木刻楞房子，里面住的老苏联是什么样呢？

这一夜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见东头的大木刻楞房子里住着一个老太太，她站在黄灿灿的葵花下，抛给我好多好多的石子。她告诉我说，这些都是黑龙江的石头。她还说，她要把这些石头磨得圆圆的，用锥子扎出眼，给我穿个项圈戴。

五

天大亮了，太阳升得老高。

院子里，飘着鱼腥气，小舅坐在木墩上挤鱼。鳞光一闪一闪的，像星星在跳。他挤完了，拌上盐，串上铁丝，挂在墙上。

小鸡们蹦跳起来了。我把盆子当中肠子之类杂碎东西捞出来甩给它们，剩下的红浆浆的汤倒在猪槽里。然后，再把盆冲得干干净净。

这样做，小舅一高兴夸我，我可以就势要两条小鱼，给傻子吃。

吃了饭，各自忙各自的了。

我沿着干得裂了缝的田埂，向苞米地走去。姥姥家的苞米地紧挨着老苏联的菜园，现在，苞米已经吐出了棕红的缨子。我掰下一截甜秆，塞到嘴里嚼着，吃够了，向那个房子望去；满院子的向日葵，黄泥抹的墙上挂着一串鲜红的辣椒、一串雪白的大蒜和一把留做菜籽的香菜。

房门开着。在我记忆里，它似乎从来没开过。可它今天确确实实开了，不是梦吧？

走出来了，是一个高高的、瘦瘦的、穿着黑色长裙、扎着古铜色头巾的老奶奶！

她一步步地移过院子，推开园门，贴着豆角架过来了。

我站在苞米地，她站在那里，隔住我们的，是一排低矮的、倾斜的、已经朽了的柞木。

我的心打鼓似的咚咚直跳。

“小姑娘，小姑娘。”声音很慢，有些迟钝，“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啊？”

“我采猪食。”

“采什么菜啊？”

“灰菜、苋菜、车轱辘菜，还有钉锦儿、朱香芽！”

她格格干笑着，嘴不停地动，好像在嚼什么：“采猪食，怎么不拿篮子呢？”

“我先采，放在这。中午舅舅来取。”

“几岁了？”“七岁。”“上学了吧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愿意识字吗？”“愿意！”